

民
国
名
刊
精
选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影
的
告
別

——《语丝》萃编

柯灵 主编 许道明 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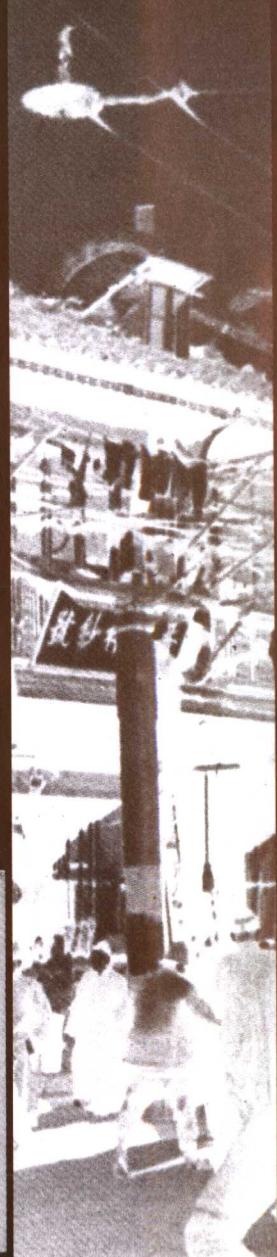


SIN 81/01

民
国
名
刊
精
选

影的告別

——《語絲》萃編



柯
灵
主
编

许
道
明
编
选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的告别—《语丝》萃编/柯灵主编;许道明编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9

(民国名刊精选)

ISBN 7-5325-2768-9

I . 影... II . ①柯... ②许...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8156 号

民国名刊精选

影的告别

——《语丝》萃编

许道明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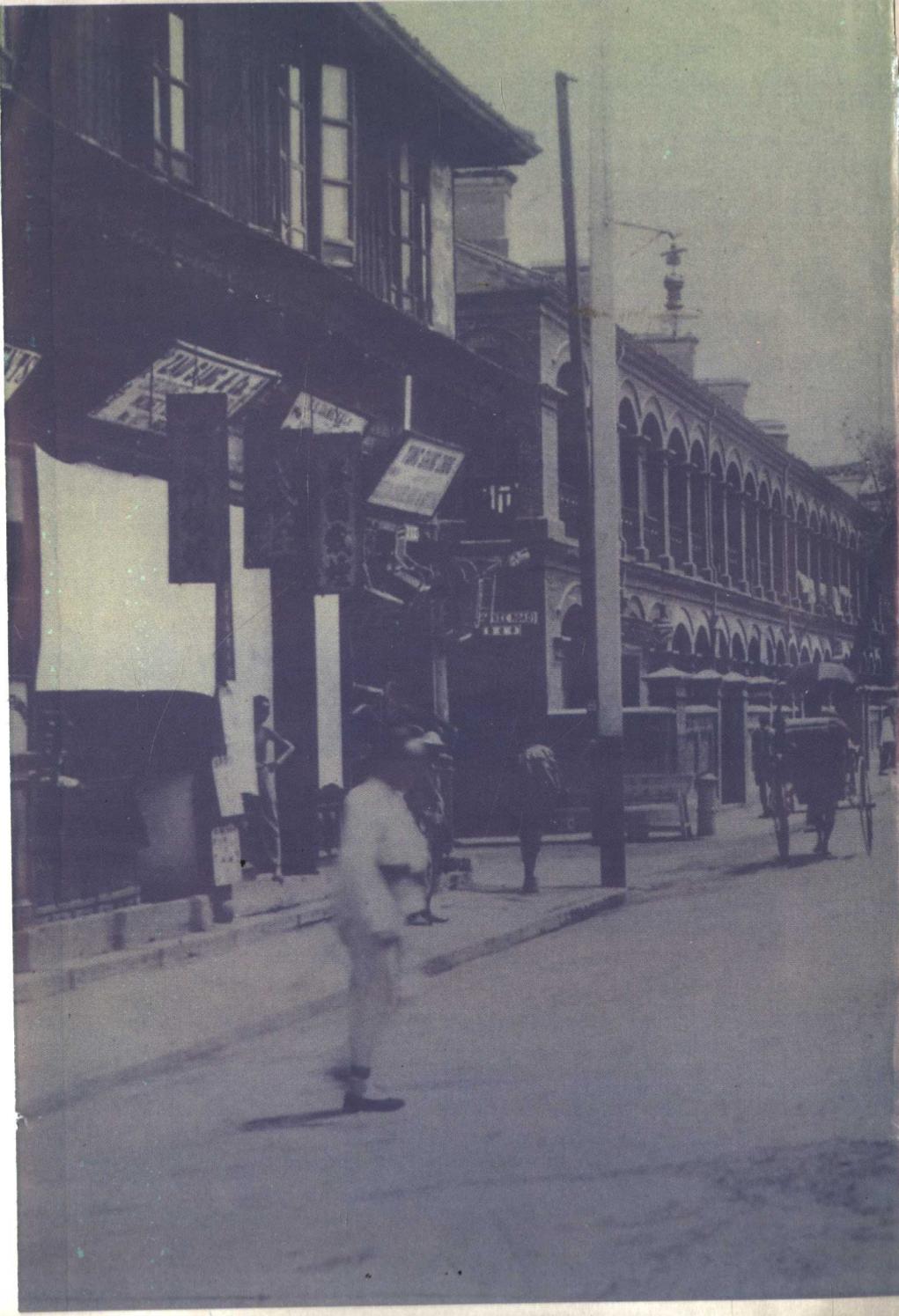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625 插页 5 字数 224,000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2768-9

I·1407 定价:15.7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是与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不仅是因为近现代报刊生动及时地展现了历史风云，而且也是因为近现代报刊对社会变迁起到了各种各样的作用。民国期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以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该刊初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的诞生为标志，出现了不少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它们或宣传先进的思想和学说，或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或生动记录了风起云涌的历史事件，或真实描写了纷繁复杂的世态人情，体现了办刊人的宗旨，起到了刊物应发挥的作用。这些刊物，大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办刊风格，尤其是一些文学类刊物，更是一些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宣传其主张、展现其风格的阵地，如《小说月报》、《语丝》、《创造》、《新月》、《现代》、《论语》等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笔不容忽视的文化遗产。

随着岁月的流逝，民国期间出版的许多刊物已不易寻觅。但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应被人遗忘的，这不仅是为了研究历史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给今人提供借鉴。因此，在文学前辈施蛰存、柯灵先生等的支持下，我们组织编选了这套《民国名刊

精选》丛书。丛书遴选的对象，以民国期间出版的文学类杂志刊载的散文为主；编选的标准，则是兼顾资料性和文学性。入选的文章，或重其史料价值，或重其艺术追求。本着这一宗旨，丛书继《纸片战争——〈红杂志〉〈红玫瑰〉萃编》、《玻璃建筑——〈现代〉萃编》、《钓台的春昼——〈论语〉萃编》、《午夜高楼——〈宇宙风〉萃编》和《无花的春天——〈万象〉萃编》五种出版之后，又推出《影的告别——〈语丝〉萃编》、《撒但的工程——〈创造〉〈洪水〉〈幻洲〉萃编》、《豁蒙楼暮色——〈新月〉萃编》、《窗外的春光——〈人间世〉萃编》和《路亭——〈太白〉萃编》五种，每种书名均取自书中所选的文章的篇名。

丛书入选的刊物，均是民国期间问世的著名的文学类和文化类杂志。其中《语丝》首先是“五四”落潮后新文学流派生发的标志。它在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悉心支持下，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以发表杂文随笔为主，形成了鲜明的文体风格，被称之为“语丝”体。创造社是“五四”以来一个有影响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主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洪水》、《幻洲》等刊物，比较完整地代表了创造社散文创作的艺术型风格的一般特色。“新月派”与“语丝派”、“论语派”一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也是因杂志而得名的。新月派虽然以诗的成就最大，但散文创作也很有特色，注意超脱，有绅士气。“论语派”的刊物主要是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三种文学期刊——《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均以发表小品文为主，以提倡幽默闲适、抒写性灵而著称。与“论语派”的倾向相对立的，是《太白》杂志，反对自我、闲适的“小摆设”的小品文，比较注意发表贴近现实的散文，和富有战斗性的杂文。这些不同倾向、不同风格的刊物的并存发展，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特点。

《民国名刊精选》丛书入选的十余种杂志，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刊物。丛书所选的文章，不仅具有文学欣赏价值，而且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状况和各阶层精神面貌，有着不容忽视的认识意义。这些刊物，不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被淹没在尘封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问世，我们对这些刊物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无论从文学欣赏还是从了解历史的角度而言，这套丛书都很值得一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6月



前　　言

许道明

《语丝》，1924年11月17日创刊于北京，孙伏园编辑，先后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和北新书局出版发行，16开本。在北京出至第154期，于1927年10月22日被奉系军阀查禁。已编就的155、156两期，于同年11月由迁往上海的北新书局印行。自1927年12月17日出版的第4卷第1期开始，由鲁迅接编，改为24开本，仍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一年后鲁迅荐柔石接编，至第5卷第16期后，又交李小峰编辑。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5卷第52期终刊，京沪两地总计出版260期。

《语丝》由孙伏园发起，得到周氏兄弟的悉心支持，用力最勤的除孙伏园外，尚有李小峰和川岛。“发刊辞”系周作人手笔，称：“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显然为这份杂志看重，当年的健将刘半农、俞平伯等都有相当的响应。现在我们能够在最初几期的《语丝》中缝中找得十六个撰稿人名单，他们是：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

鲁迅写有《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说“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他还指出，《语丝》后期战斗性逐渐削弱，特别第五卷之后“几乎不谈时事，且多登中篇作品”。

周作人在《语丝》时期是很有些光彩的，他在《〈语丝〉的回忆》中说：“以前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差不多是孤军奋斗，到了‘五四’以后这才成为‘接力战’的状态，气势便雄厚起来，《语丝》乃是其中的一支队伍。”

排击旧物，催促新生，正是《语丝》的趋赴，发扬的依旧是“五四”留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藉着新的时代事件，它从事着沉毅的战斗，辉映出灼目的光芒。对于北京女师大风潮和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反响，以及同《现代评论》派的笔战，竟至于标举“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即为著例。封建的制度、思想、礼教，总之从现实敏感的政治问题到道德伦理、人情世态，一切陈旧腐朽的东西，都在抨击扫荡之列；而青年的正义要求，对光明自由的追求，得到了它的有力支持和声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更是《语丝》的任务，当时的周作人在《排日平议》中力陈：“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荣共存’，其实即是侵略的代名词：猪肉被吃了在别人的身体里存著，就是共荣共存”；并且呼号“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要留心，不要信任他，但要努力设法破坏他们的工作”。

《语丝》向来是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其实它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文化史与思想史的意义更为重要。然而，《语丝》毕竟首先是“五四”落潮后新文学流派生展的标志。

《语丝》的文体，是当年引起讨论的一个问题。在《语丝》上发表的，虽然也有小说、诗歌一类的作品，但它是一个以散文为主的刊物。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最多，并且形成了鲜明的文体风格，被称之为“语丝体”。

由“五四”《新青年》随感发育出的现代杂文，至《语丝》已有长足的进展。周作人在《〈语丝〉的回忆》中说：“《语丝》的文章古今并谈，庄谐杂出，大旨总是反封建。”钱玄同更有明白的表示：“古语跟今语，官话跟土话，圣贤垂训跟泼妇骂街，典谟训诰跟淫词艳曲，中国字跟外国字，汉字跟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袭旧的跟杜撰的，欧化的跟民众的，……信手拈来，信笔写去。如此，纵自由活泼之境未易遽臻，而‘纯正’‘简洁’之弊庶几可免，亦可以无大过矣。还有，一段可以短到几个字，可以长到几千字；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废话》）于是，自觉追求讽刺和幽默，便成了这份周刊文字的高点。三十年代中期，王哲甫在其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就明确指出：《语丝》“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杂文，在当时最为流行，且开了这一派的风气，影响到许多青年作家的文笔”。

熔叙事、描写、抒情、议论于一炉的散文小品，也在《语丝》占有相当的地盘，作者们丰富的知识和生活情趣，使他们的这类文字赢得广大知识青年的特别欢迎。其中就有不少即为周作人于1921年后所倡言的美文，在基本质地上即是散文中“记述的，是艺术性”的新品种。《语丝》提供了阵地，周作人则借这份周刊给历史留下了许多纤徐自然、不拘一格的美文，以至于垂范于今。长于叙事和抒情的抒情文，虽不是《语丝》的主流，但规模体制上有一定的改观；至于类似鲁迅的《示众》、冯文炳的《去乡》、瞿永坤的《迷惘之梦》已有小说的气氛，然而从它们越轨的笔致看去，差不多是可以作为散文来阅读的。

鲁迅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开展，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认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小品文的危机》)这类估计是符合新文学发展的实际的，在散文小品的成功中，《语丝》的作用和影响是重要的，它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繁荣发展铺平了道路。

《语丝》散文因鲁迅的声名长期得到读书界的重视，不过主要体现在它的杂感方面。上海书店倒是将《语丝》影印一过的，然而从全部《语丝》文字中遴选出一个小册子，似乎长期无人问津，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平添了一些意义。凡选取的篇什均以发表年月排列，让人可以看出这份刊物的变迁脉络；以杂感为主兼及各色小品随笔，以期让人认清这份刊物在文体上的丰富体貌。后期《语丝》，鲁迅是有所不满的，其实《语丝》问世不久，鲁迅在议论《现代评论》“灰色”的同时，也已经看出了它的“疲倦”的神情，随后《莽原》的诞生便基于此。为尊重历史计，我们并没有一味依从清一色的观念，多有兼顾，这是需要读者予以理解的。



目 录

许道明	前言	1
	发刊辞	1
开 明	生活之艺术	3
鲁 迅	论雷峰塔的倒掉	6
林语堂	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	9
鲁 迅	秋夜	14
鲁 迅	影的告别	16
沅 君	“无病呻吟”	18
开 明	喝茶	20
张友鸾	积水潭前	23
开 明	谈“目连戏”	26
沅 君	闲暇与文艺	29
开 明	若子的病	31
韦素园	春雨	35
平 伯	雪耻与御侮	39
衣 萍	《深誓》自序	44

鲁 迅	论“他妈的！”	46
钟敬文	随笔两则	50
冯文炳	去乡——S的遗稿	52
疑古玄同	废话——废话的废话	63
静 农	懊悔	68
衣 萍	东城旧侣——寄给湖上飘泊的 C	73
伏 园	《语丝》的文体	78
周作人	《雨天的书》序	80
语 堂	论骂人之难	83
白 晖	阿河	86
鲁 迅	学界的三魂	94
林语堂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97
自 清	执政府大屠杀记	101
岂 明	新中国的女子	109
鲁 迅	记念刘和珍君	114
岂 明	论并非睚眦之仇	119
孙福熙	别北京	121
学 昭	别绪	130
岂 明	谈酒	133
周作人	“谢本师”	137
柳亚子	苏曼殊之我观	139
评 梅	雪夜	146
天 行	猫捕鼠喻	150
王文元	广州的茶点	154
梁遇春	醉中梦话	157
叶正亚	酋长思想与捧	163
易 释	禁止青年出口	165

梁遇春	人死观——献给“说病”的作者	167
李流萤	实行分座理发	172
鲁 迅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176
陈醉云	海滨的秋宵	184
岂 明	关于失恋	188
鲁 迅	文学和出汗	193
周建人	论求婚	195
鲁 迅	谈所谓“大内档案”	198
郁达夫	文人手淫——戏效某郎体	204
石 民	五毒酒及其他	206
翟永坤	迷惘之梦	211
泽 川	游港杂记	219
马静沉	亡国奴与圣人	225
侍 桐	连上帝都不能懂	229
倪贻德	日暮	230
梁遇春	谈“流浪汉”	234
建 人	从“重伤风出卖”里看人生	247
梁遇春	“春朝”一刻值千金——懒惰汉的懒惰 想头之一	250
梁遇春	泪和笑	255
野 渠	男性的占有与女性的占有	259
崇 群	鸡鸣时刻	262
翟永坤	祖与孙	266
小 石	且慢谈走长安	270
衣 萍	窗下随笔	279
虞 孙	旅途中	281
梁遇春	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	284

王 苏
钟敬文

自杀的方法	289
太湖游记	292



发刊辞

文部省准予朱了去支那山，如植物踏青

天可真美，而且在这样好的天气里，脚踏青，固然是件不坏的好事，但脚踏青的范围又该是哪里呢？至于古代者更甚，脚踏青了之后，又该到哪里去呢？这不正是一举两得吗？而且，这也不过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脚踏青踏青，也未始不可。——以上是关于脚踏青的一点意见。墨笔

《新月》社启

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这个周刊由我们几个人担任选稿，我们所想说的话大抵在这里发表，但国内同志的助力也极欢迎。和我们辩驳的文字，倘若关于学理方面的，我们也愿揭载；至于主张上相反的议论，则只好请其在别处发表，我们不能代为传布，虽然极愿加以研究和讨论。

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在得到学